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卷十

三洞羣仙錄卷之九

郭無四壁劉有二固

真境錄郭文字文舉嘗於華陰山石室中得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值晉室衰乃負笈入餘杭大滌山伐木倚林苦覆爲舍不置四壁葛裝鹿巾區種菽麥及採箬以貿鹽酪或餘食即施貧者乾符中封靈曜真君山中遺跡甚多

晉逸史劉驥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虛退寡

○欲不修儀操人莫知之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固一固閉一固開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一老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驥之欲更尋索終不知處也

李成東帶自然綸巾

丹臺新錄梁諶字孝成諶好樂仙道年十七爲道士即持誦誦經廣建功德濟諸苦厄視地而履恐傷舍氣有鳥獸當衢每下

路避之見人卑恭泊然虛靜一旦謂弟子王子年曰吾屬良友待我於南津當徃彼爾可知之乃來華南出子年隨之惟覺雲氣鬱鬱綠林谷良久謹忽踊身騰雲倏已不見遠聞鼓吹之音而已

本朝蒙求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班白自云姓陰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以辟穀法乃出青柏枝令嚼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

青巾佳客白衣老人

○神仙傳陳希夷先生一日謂門人賈昇曰今日有佳客至速報少頃一人衣褐青巾扣門賈走報其人已行賈逐之見一老人衣鹿皮賈問前老人去遠否老人曰此是神仙李八百動則八百里而鹿皮老人亦不見先生曰老人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也今既不見鹿皮者又去吾不可久留乃返真

漢武傳武帝出遊岱山遇一白衣老人耳聳於頂髮垂於肩頭有數尺之光帝異而

問之老人曰予聞嵩山有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遂不見帝曰此乃岳神也時王興聞之服菖蒲得仙

鄧丹一斗翁藥千緝

續仙傳處州松陽乃張天師修真之所鄧

去奢慕前人之迹結菴以居朝夕焚修山南有一巨石膏坐其上感神人告之曰天師丹劖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師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神人曰勤修不怠丹劖可致師如其言不三年神人送丹一斗劖一

口師後施丹治病功成上昇

又賣藥翁莫知其姓名常提一大葫蘆賣

藥人以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

不神驗或戲問之有大還丹否曰有一粒

厥直千緝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於長安

賣藥料撒其葫蘆已空只餘一粒安於掌

中曰百年賣藥無一人買者深可哀哉今

當自喫藥方入口足下五色雲生騰空而去

銅牌誌鹿金盆射鵠

高道傳明皇狩于咸陽獲大鹿命庖人欲烹之張果奏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遂命驗之果然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彫暗耳

又軒轅集宣宗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集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自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鵠試之時集方休於館謂中人曰皇

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鵠宜放之上大笑

李明合丹伯真採藥

茅山記李明長官避世不仕隱句曲鬱岡

山合丹丹成而昇玄洲除大卿之任至今

舊迹壇井存焉

真誥姜伯真入猛山中行道採藥奄遇仙人令伯真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

道之貴而篤志學之不知不正之爲失君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時錯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覺腹煩則心正矣常行之爲佳

葛氏蛟帳女媧雲幕

徂異志九夷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始曰新婦不唯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雲而去又數日復云天上

樓觀皆碧玉碾成窓戶悉以珠密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行空明中燃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爲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事始云女媧氏作雲幕又煉五色石以補天

劉安雞犬靜之龜鵠

續仙傳劉安即漢高祖之孫也安好神仙

煉大丹丹成乃去時人傳云安臨去時有

餘藥在器內置於庭中雞犬舐盡得昇天故人云雞鳴天上犬吠雲中

列仙傳蕭靜之絕粒學道一日掘地得一物似人手即時食之遇一異人告之曰子必餌仙藥矣子所食者肉芝也得肉芝食

者壽齊龜鵠宜憑山林以期至道遂遁去
德休霧震王興雲車

神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
於江西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有疾
者以符藥敘之無不愈有一女年二十餘
歲十歲以符藥敘之無不愈有一女年二十餘

將聘於人忽有邪物所魅百方治之益甚

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家居近
山溪有潭穴汝女春月閑步溪側為蛟所
窺以拘攝精魂入其穴矣可將吾一符投
於潭中少頃有驗投符後忽見潭水翻涌
形如烏蛇頭若大杓已虧死矣女病亦尋
愈

王氏神仙傳王興蜀人昔為蒲江主簿而
境有靈迹興喜之遂去官隱於山中九年
忽見洞中瓊花吐艷金蟾跳躍遂入洞中
得仙丹服之即時乘雲車上昇今人以洞
號主簿治自此始也

淳胡白豹雷公黃蛇
神仙傳施存真人號淳胡先生師黃蘆子

得三皇內文驅策虎豹之術隱衡岳石室
山每跨白豹出入晉元康間白日騰昇
廣異記武勝之嘗於江灘見雷公逐一黃
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得一
銅劍有文云許旌陽真君斬蛟第三劍

無競懷累孫鍾設瓜

青瑣李無競入都調官至朱遷鎮有匱者
喧爭於路一姬曰我終身乞匱聚得少金
此子貸去不償無競取金如所逋數與匱
者謝曰吾實逋其錢君行路人能償之又
解其闕何以報德吾家在隆和曲筠樹青
簾乃所居也子能訪我否無競異之即往

馬入門見數匱者擁罐共大喜見於色命
坐具小酌無競頗疑其人終不飲但濡唇
而已時大寒盤中皆夏果取小御桃三枚
懷歸匱者以詩送曰君子多疑即多誤世
人無信即無誠吾家路徑平如砥何事夫
君不肯行無競至郎取挑視之乃紫金也
後琢其金為酒器年七十面色紅潤豈酒
濡唇之力乎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雇三人
來乞瓜鍾為設瓜曰我司命也化白鶴飛
去

陵陽沈灘曼卿流霞

列仙傳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沈灘是夜
半天地女黃之氣也霞日初出青黃氣即
朝霞也

抱朴子項曼卿河東蒲坂人入山修道一
日有仙人來遇到天上見紫府金牀玉几
仙人飲以流霞一杯輒不飢渴忽思家為

帝所斥遂還河東呼為斥仙人
明皇紫雲元之絳雪

宣室志唐明皇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下
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
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而言曰陛下
知此樂乎此神仙紫雲曲也今傳授陛下
為唐正始音明皇甚喜即傳教焉及宿
以玉笛吹令習之盡得其節奏
仙傳拾遺申元之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詔
至上都開元觀恩渥愈厚明皇與論道動

移晷刻嘗命趙雲客侍元之茶藥意甚恭

恪乘閑乞藥少許以延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爾不久處世耳愈切懇告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丹死必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舍以珠玉踝而有風鬼不蕩空鬼不淪翳百年外可以復生此爲太陰煉形之道後雲客從幸東洛病於蘭宮得以

此事白於貴妃如其所謂

道元觀燈知微說月

仙傳拾遺葉法善天師字道元開元初正

○月望夜明皇移仗上陽宮以觀燈焉尚方

匠毛順心結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

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動鏗然成

韻以燭爲龍鳳螭豹騰擲之狀似非人力

上見大悅師曰影燈之盛固無比矣然西

京今夕之燈亦以如此適自彼來上異其

語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爾於是令上聞

目俄而至焉上稱其盛者久之請迴復閉

目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上於涼州以鐵如意貫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

事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

三水小牘道士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肴登天柱峯說月既出門天色開晴及登峯月如晝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陰晦如前

禦寇剖心道君剪舌

雲溪友議列禦寇墓在鄭郊有胡生者家

貧少爲洗鑑鍊釘之業號胡釘有美酒

茶果輒祭禦寇祠以求聰明夢一人刀劃

其腹以一卷書致于心腑及覺乃能詩嘗

贈韓少府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

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

藏

廣異記夔州有道士王洪明舌長呼字不

正乃曰誦道德經忽夢道君爲剪其舌既

覺語遂正

灰袋佯狂麻襦卓越

神仙傳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爲灰袋程天

師之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輕此人吾所

不及嘗大雪中布衣褐入青城山暮投闌

若求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矣天寒如此

奈何灰袋曰一牀足矣夜半風雪益甚僧意其卒往視之去牀數尺氣如蒸炊流汗袒寢未曉不辭而去曾病口瘡數月狀若

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設齋齋散忽謂衆

曰試窺吾口中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

露莫不驚異後不知所終

晉逸史麻襦者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

魏乞匱常著麻襦布衣故時人謂之麻襦

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

之頗顯神異與高僧圓澄極爲交友

飼驢融流王屍泉涌

神仙傳劍子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榮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

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

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

起行步如初

茆亭客詰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攜筇

望籃引一班犬往來叩夔門以採藥爲事

天祐戊午歲遊青城山迴臨叩宰師仲冉

召之與語曰吾野人也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宰亦莫諭其意一日獨攜笈往國寧寺於寺門下坐卒鄉者聞官廡之道左師宰聞之曰曩所言斯之謂乎遺吏往彼焚之發其屍顏貌如生四肢皆軟若熟寐焉墳之屍下清泉涌出浮屍而起遂就更衣沐浴以殮之

方遠辯慧道華恩憎
高道傳問丘方遠字大方幼辯慧通經史昭宗累詔不起就錫命服賜號玄同先生羅隱每詣文書先生輒閉目授之曰隱才高識下蓋正客悟物故隱卒保終吉先生一日忽沐浴焚香端坐返真顏色不變異香三日不散時錢武肅夢先生騎鶴訪別明日許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又侯道華常如風狂人人多侮之未嘗有愠色好讀丹經子史或問誦此矣爲曰天上無愚憐神仙
楊雄塋墓周暢義塚仙傳拾遺楊雄字子雲口吃善屬文王莽

慕位聞理獄使者欲來收雄恐不免時校書於天祿閣上自投幾死天鳳中辭疾還蜀卒於家乾符中進士趙郁臥疾於嘉州開元觀稍愈於殿上見一少年弊蓋鵝衣白潔與郁並坐郁因言此觀巨功製作國力興創何乃偷過殿後而有墟墓也嘗問郡人皆不知少年笑曰此漢相留侯之後辟強之孫天師之祖也爲南安太守歿於郡而葬於此乃說兩漢魏晉間事皆若目擊都問以姓氏答曰子雲姓楊乃強力隨之遂出門而去至今往往有見者

○真誥周暢好行陰德功不在覺時歲大旱客死者數萬而暢收骸骨萬餘具立義塚時或祭祀之應時大雨今在洞中爲明晨明日許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李預餐玉王捷燒金

太初分何處尋空留塵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舍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
高道傳道士張法樂居耿谷之西抱元守解蟬蛻馬

一凡三十餘年雲生翠棟霞擁翠屏自號爲雲居觀久而道成猛虎馴伏侍側後屍

李預餐玉王捷燒金

感應錄後魏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

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預乃推七十枚爲屑食之及疾篤謂妻曰吾死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之四宿未殮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妻謂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不受珠言訖啓齒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屍不傾委

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或遊官觀巖洞多留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
澑水蒸談江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中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

授捷黃金術仍付以神効具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呼呼上饒市中配

流嶺南逃歸京師過登聞鼓自陳宋真宗

皇帝召與語悅之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秉珪家數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

司命君也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世謂之燒金王先生

賀瑩女笠秋夫鬼針

南史賀瑩字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

女子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

歌耳乃土塊加心上俄頃而蘇

感應錄宋徐文伯東海人濮陽太守熙曾

孫也好黃老隱居秦望山遇道士過求飲

留一瓠瓢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

當得二千石照開之乃扁鵲鑑經一卷因

精學之遂名震海內其後秋夫彌攻其術

仕至社陽令晝夜有鬼呻吟聲悟懷秋夫

問何人頃答曰某東陽人患腰痛死爲鬼

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措法曰請爲

芻人按穴針之秋夫如言乃爲父針設祭

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盧度應鹿龜年辨禽

賈已集盧度有道術少時阻淮水不得渡遇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

見兩榆流來接之得渡後隱居廬陵西昌

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墮度曰汝

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

之次第來飲食而去

翰府名談白龜年乃白居易之孫於嵩山

遇李太白招之與語曰吾自水解之後放

遁山水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

上奏見辟掌牋奏於此今已百年矣近過

潼關有詞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歌鸞舞

鳳常記欲別時明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

和淚出門相送乃出書一卷遺之曰讀此

可辨九天大地禽獸語言汝更修陰德可

作地仙也

上寵延頸老夫正心

括異志郭上寵天禧中嘗僕於東京州橋

滌器于秦肆有青巾布袍者神彩凜然疑其呂公也即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

僕廝先生曰若真欲事我可受吾一効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効將擊郭大呼已失公

矣郭後尸解視其棺敗絮而已

廣記唐末有一老人攜壺賣藥於益州得

錢則散與貧者嘗謂人曰夫欲人之無病必先正其心心無亂求無狂思無嗜欲無

迷惑則心無病而內之六腑雖有病不難

治也老夫賣藥嘗以此告人矣一日詣錦

宮朝三天靈錄之文也

玉仙傳聖母生於炎帝之代推其鄉里即武陽郡人也有絕世之容其親所配鄉鄰

家將以適矣聞鄰人曰鄉鄰好惑之士也

聖母聞之遂泣而辭親登一小舟恣泛於

大漠任風所送至仙都山在高麗國中也

其山上有峯曰玉仙峯中有洞曰玉仙洞

下有溪曰玉仙溪聖母泊於此山守志固

節後半年遇女華聖母口傳飛神入鼎之

道中源主神之法丹火養神之術得之而

成道玉仙號者蓋因山洞而賜名玉仙祠

前有方池嘗取玉仙溪水貯之後人投紙

以占災福

張忠安車董京環堵

晉逸史道士張忠永嘉之初隱于泰山服

氣食芝穴地窟爲室弟子亦穴居其教以

形不以言朝廷累召所賜不受上曰欲屈

先生仕尚父可乎忠曰昔避地與鳥獸爲

侶年衰忘謝不堪展效乞還故山從之以

安車送還謚安道先生

又董京時至洛陽披髮而行道遠吟詠嘗

宿於社中乞索於市結網自覆或有所與

金帛不肯受時太守就社與語曰方今堯

舜之時胡爲懷道迷邦耶荅曰萬物皆賤

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環堵爲大

遂遁去不知所在

沖素精素道全勤苦

真境錄精思院蓋沖素先生鄭元章所居

先生常齋居危坐纖介不入南華所謂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者其所以感動天上仙

人時降芝輒屬雲霽月白之夕惟弟子闕

闢得聽其論則世莫得聞也精思院在杭

州洞霄宮

神仙傳尹道全真人隱於衡嶺感上真降

謂之曰白日昇騰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

道汝受其一事而有冲舉之望斯乃勤苦

所得爾宿分所值矣遂授以五嶽真形圖

取其山之向背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

通而爲之圖告曰汝能自修奉而獲感應

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神仙矣言

訖而去道全於晉永嘉中上昇

貧士抱龍稚川除虎

野人聞話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

春三月蜀人輒集忽一人鵝衣百結顏貌

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乃坐

於石上逡巡謂人曰此水中有睡龍衆不

之應遂解衣入水抱一龍出腥穢頗甚深

閉兩目而小牙鱗角悉備雲霧旋合風起

水涌衆皆驚走貧士亦暫然不見

神仙傳葛洪字稚川洪嘗養牛數頭爲虎所

暴乃書符勑之見一人自稱高山君白洪

曰虎狼爲害當已除之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